

★瞠目结舌

□周士财(二七区)

实名钞票



前几天儿子返校报到。从学校回来,儿子交给我一份“收费通知单”,意思是说按有关部门核准的价格,学校要收取各种费用268元。待我看完通知单后,儿子对我说:“我们老师说了,每个人交的钱上,都要写上名字,然后由老师统一交到学校。”

可能是老师怕学生们将钱弄丢,让每位学生保管好自己的钱,而儿子误解了老师的意思。我没在钱上写儿子的名字,并教育他要爱护人民币,不能在上面乱涂乱画,更不能损坏。儿子不

乐意,一直强调老师让家长在钱上写上名字。没办法,我准备了一个信封,将钱装在信封里,并在信封上写上了儿子的名字,由儿子在第二天交给老师。

第二天晚上,我刚进家门,儿子就满脸委屈地对我说:“爸爸,老师收走了我的信封,将那些在钱上写名字的同学的钱装在了里面,却没有收我的钱。”我感到很纳闷,忙问儿子这是怎么回事。

儿子说:“老师让每个学生的家长必须在钱上写上名字,这样发现假钱时,就可以很快查出是谁交的了。”

★市民经济

□巫九九(管城区)

老母进城

我妈今年98岁,去年才从老家来了城里。

我做着饭,听见我妈在客厅里说:“闺女,你大老远的还记得过来看看俺!”

我从厨房里跑出来问:“妈,谁来了?”

我妈指着电视说:“在家的时候俺就认识她。见了面就跟俺唠嗑,这准是知道俺想家了,跑来看看俺。”

我一看,这不是王小丫么?

当时把我给笑得肚子疼了大半天,又偷着哭了半宿。我妈这是闷坏了啊!正好对楼上也有俩老太太,喊来陪我妈说话得了。

吃午饭了,儿子接我递来的馒头张口就吃。我媳妇不说啥,悄悄把老太太递过来的馒头放回去。我犯开了迷糊:我妈年纪大归大,可也不糊涂,媳

妇咋这么不讲究了呢?接下来我仔细一观察,发现了问题:我妈不但饭前不洗手,上完厕所也不冲。渴了就喝口白开水,连喝午茶的习惯也给省去了。

我问老太太:“娘,咋了?”

老太太说:“那天对门你婶子说,这凉水也是花钱的!俺都一把年纪了,还要啥好,能省点是点吧!”

我哭笑不得,骗她说:“人家用水花钱,咱家不用。”

下午下班后我买菜回来,开门被唬晕了:从洗漱间到客厅,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盆子,十几个老太太正弯着腰“吭哧吭哧”地洗衣服。

我妈说:“你婶子们家用花都花钱,反正咱家的水又不花钱,就喊她们来咱家洗衣服了。”

★市井人家

□张学兵(惠济区)

愧对美人

周末晚上合家欢聚。吃罢酒饭,多喝了两杯的老爸执意要打几圈麻将。老妈冲大家递了个眼色,说:“那就玩儿吧,省得他钱包太鼓烧得慌。”

大家本想从老爸手里掏点银子,不料牌桌上情形急转直下,平素牌技一般的老爸手气出奇地壮,一上来便连和三把,和得老妈脸上没了笑容,妻和大嫂也神情严峻。

第四把,眼瞅着妻的

牌面越来越好,在一旁观战的我正在窃喜,却见下家的老爸“啪”地一张九筒拍在桌面上,眉飞色舞地说:“自摸儿!每人8块!”

老妈绷不住了,把牌一推,沉着脸说:“哪儿有美人?我都60多岁了,还没听说过谁叫我美人,这钱我可不给!”大嫂立即会意:“不是我矫情不给你钱呀,实在是愧对美人这两个字啊!”只有妻比较厚道,涨红着脸来了句:“她们不给,我也不给!”

★童心灿烂

□俞璐洋(二七区)

感人的电影



大姐打电话让我把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这部电影的光碟给她送过去,她说童童太淘气了,想让他看看这部电影,教育一下他。

这部电影的确感人,绝对是教育孩子的好影片,想不到大姐在教育孩子方面还有一手啊。

拿了光碟我就直奔大姐家。刚进了大姐家门,小外甥童童拉着我就问:“舅舅,给我买什么好吃的了?”刚上楼太急,忘了给童童买东西了,于是我把电影光碟交给了大姐,然后抚着童童的头说:“童童

乖,你妈妈去给你放电影了,你先去看电影,舅舅这就下去给你买巧克力!”

我连忙跑到楼下超市,给童童买了两块巧克力。上了楼还没进门,就听到童童在低声抽泣。我心想,这部电影就是感人啊,连童童这么淘气的孩子看了也哭得这么伤心!

进了屋,我搂着坐在电视机前的童童说:“乖,不哭了,舅舅给你买巧克力了!”谁知道童童见到我,却哭得更悲伤了,边哭边指着电视说:“动画片都已经开始了,妈妈就是不让我看!”

本版插图 孙昱

★原来如此

□张建英(金水区)

猜疑综合征

早上经理来公司上班,一脸通红。大家觉得奇怪,私下纷纷议论起来。

小青首先说:“经理脸色那么红,好像还带着条纹,该不是被老婆打的吧。”大家捂嘴大笑,刘姐说:“胡扯!我看经理八成又是酒喝多了,所以才脸红。”小马上来插嘴道:“对,咱们公司现在业务那么忙,想要宴请经理的人多的是,肯定是他们把酒宴安排在早晨。你说对不,小张?”

我们几个人正说得热闹,经理一脸严肃,不知何时

站在了门口。他使劲咳了两声,说:“一大早的,你们在讨论什么呀?”刘姐反应快,忙搪塞说:“没……没什么。我们在讨论吃什么能美容呢!”大家偷偷窃笑。经理瞪了我们几眼,忍不住伸手去摸自己的脸,说:“你们女的是不是都有猜疑综合征!我不就昨晚吃了只龙虾现在有些过敏吗,你们瞎猜什么?龙虾过敏知道不?哼!”

经理把“过敏”两个字说得特别响特别重,生怕我们听不见……

★啼笑皆非

□余孝波(中原区)

安全停车位

我家买了一辆白色新型本田车,款型、颜色都是妻子专门挑的,停在我们小区里很显眼。这不,后楼的王姐主动把车停在旁边的车位上,热情给我们打着招呼:“嘿,才买的?真气派!”妻子听了,心里像喝蜜一样,脸上也乐开了花。王姐的车是一辆灰不拉叽的奥拓,跟我家的新车一比,一个是丑小鸭,一个是白天鹅。

以后,王姐每天都把车停在我们的车边。妻子在家没事就夸王姐:“咱院有些人,看见我们家买新车都嫉妒了。王姐这人真好,主动给我们当起绿

叶来,红花也得绿叶配!”

可没高兴半年,新车停在小区里丢了。妻子气得呀,泪汪汪的,又是骂可恶的小偷,又是抱怨不该买车。更可气的是,王姐把车也开走了,停到别人的车旁边,以后见面也爱理不理的。妻子这才明白,王姐把车停到我们车边,原来是为了防盗。红花和绿叶在一起,贼都是去偷红花,哪有去偷绿叶的?

还是儿子会安慰人,说:“妈妈,你不会把我们家的自行车都停在王阿姨的车旁边?让咱也当当绿叶,安全一回!”

本期读点:借着火光,

我看到那地方躺着一具尸体,他的肚子上有一个很大的创口,创口上围着很多尸鳖,这些尸鳖每只都有我的手掌大,颜色是青色的,不时还有一些小点的尸鳖从他的嘴巴和眼洞里爬出来。

我看到那地方躺着一具尸体

这是电光火石一般,我还不想完呢,就一屁股坐在地板上,还没来得及庆幸没摔死,手上抓的矿灯啪一声砸在地上,电池砸了出来,灯灭了,我顿时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。

在现在这种情况下,这矿灯就和我的命一样重要,要是没有光线,在这根本不可能有光源的古墓里,根本就是死路一条。我赶紧扑过去,想把那矿灯摸过来,那矿灯的位置我记得很清楚,一下子就摸到了,那电池应该在左边,我随手往左边一摸,突然摸到了一只冰凉的手。

我大叫一声,反射般把手抽了回来,在黑暗中摸到自己没法解释的东西是最让人讨厌的,而且摸到那手的一刹那我感觉到手的主人已然已经死去了,因为那冰凉和浮肿

的皮肤,感觉不到一点生气。

我突然想起自己身上还有一些火折子,忙打一只。借着火光,我看到那地方躺着一具尸体,他的肚子上有一个很大的创口,创口上围着很多尸鳖,这些尸鳖每只都有我的手掌大,颜色是青色的,不时还有一些小点的尸鳖从他的嘴巴和眼洞里爬出来。

我感到一阵恶心,这个人看样子已经死了有一个星期左右了,应该又是上一个盗墓队伍的牺牲品,难道他也是因为发现了那个机关,所以才死在这里的?我想到这里,忙借着马上要熄灭的火光找到电池,往矿灯里一装,竟然又

亮了。我松了口气,那老板说这矿灯可以受三米以上的撞击,看样子还真没骗我!

有了灯,我照了一下四周,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,非常的简陋,是一个四方的地窖,四周都是不规则的石头垒起来的石墙,墙上有很多排气孔一样的洞,黑黝黝的不知道通到什么地方,不时从那些洞里吹来一些凉风。

我随即检查了那尸体,那是一个中年人,40岁左右,腹部被撕裂了,看样子是致命伤。他身上穿着迷彩服,口袋鼓鼓囊囊的,我从里面掏出了一只钱包,里面有一些钱,还有一张车站寄存条。

我又继续摸,在他的皮带扣上,发现了一个钢印,上面刻了一行数字:02200059。其他竟然没有任何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。

我把他的钱包放进自己的口袋,打算出去后自己再研究一下。

这里的建筑风格,很像西周时候的古墓,又有点像一条临时的逃生通道。我想不太可能会有人把墓修在别人的墓地上面,可能这里就是造墓的工匠给自己留的后路!

古时候,特别是战国的时候,你要是参加了修贵族墓穴的工程,那就等于死,不是被毒杀就是和尸体活埋在

连载

盗墓笔记(二十三) □南派三叔

50年前,一群长沙土夫子(盗墓贼)挖到了一部战国帛书,残篇中记载了一座奇特的战国古墓的位置,但那群土夫子在地下碰上了诡异事件,几乎全部身亡。50年后,其中一个土夫子的孙子在先辈笔记中发现了这个秘密,他纠集了一批经验丰富的盗墓高手前去寻宝。但谁也没有想到,这个古墓中竟然有着这么多诡异的事物:七星疑棺、青眼狐尸、九头蛇棺……这神秘的墓主人到底是谁?他们到底能不能找到真正的棺槨?为什么墓中有那么多谜团无法破解?小说本身悬念重重,情节跌宕,十分精彩。

中国友谊出版社

乎从那通道里掉下来。

我正奇怪呢,潘子突然掏出枪,枪口直对着我,我一看不好,怎么,难道潘子把我当成粽子了?这下子冤死了!我大叫:“是我,潘子!你他妈的干什么?”

潘子就像根本没听见一样,一声巨响,那枪声在这地洞里出奇的响,那子弹几乎贴着我的耳朵呼啸了过去,不知道打到我身后的什么上,一泡腥臭的东西溅了我一后脑勺。我猛转过身,就看见好几只青色的大鳖趴在墙上,几只大散气气腾腾地仰着。有几只已经爬到我头顶的天花板上,离我的脑袋只有十几厘米。

我刚想后退几步,离这些大虫子远一点,突然,两只趴在墙上的虫子像弹簧一样飞了过来,几乎一下子就到了我面前。就在同时,又是两声巨响,两颗子弹从我的头顶飞过,凌空把这两只虫子打爆,那真的是打爆,我一脸都是虫子爆出的体液。这个时候,我听到潘子叫道:“我快没子弹了,你妈的还傻站在那里干什么,快点跑过来!”

一起。但是劳动人民的智慧是不容忽视的,大多数工匠都会给自己做一个秘密的通道,好让自己逃出生天。我用灯一扫,果然看见一个非常狭小的门在一边的墙上上面,但是这个门离地面还是有点高度的,下面有一个木头梯子,已经烂光了。我估计了一下高度,我不可能跳得上去,这个时候我看到有一张脸突然从那通道里探了出来。

我一看,不由大喜,叫道:“潘子!是我!”

潘子吓了一跳,也看到了我,可是他不但没有露出喜悦的神情,反而好像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一样,几